

## “板车剧团”四代人，送戏下乡 60 余年不落幕

河南鄢陵豫剧团用板车搭舞台，“上山到顶，下乡到底”，把戏曲送到田间地头

从最早的架子车、板车，到如今的大篷汽车、流动舞台；“板车剧团”的演职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；团长换了一任又一任；任凭时代变迁，不变的是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勤俭办团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“板车精神”

本报记者刘雅鸣、史林静

在萧肃的深冬时节，盛开的鄢陵梅香沁人，以“冠天下”的美誉，让人纷至沓来。而在这个北方小县的广大农村，让农民们最期盼的，却是一场场大戏。它一唱60余年，四代人，从不落幕。

这天，呵气成霜。在鄢陵县马栏镇娄家村，戏台还没搭好，已有很多人早早过来想要占一个好位置。尽管寒风逼人，冬天的阳光还是照出了暖意，他们两只手揣在袖口里，饶有兴趣地看演员们搭戏台。

### 第一个节目：板车搭舞台

听说“板车剧团”要来村里唱大戏，67岁的村民薛晋初一大早就搬着板凳来到村头。“县剧团的戏可是远近出了名的，怎么听都听不够，有好几年，剧团在外地演出被拦下不让回来。”薛晋初从小就听人讲“板车剧团”的故事，说着说着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。

这是一支活跃在中原农村的传奇剧团。上世纪60年代，鄢陵县豫剧团演员们拉着自制的木板车当流动舞台，自排节目、自造道具，深入偏远山区和乡村，把戏曲送到千家万户。

73岁的温富荣就是第一代“板车人”。1958年，13岁的温富荣来到“板车剧团”当学徒。那时农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，所以剧团到农村演戏是件大事，村里要及早安排人和车接送。那时农村的运输工具主要是牛车、太平车，每次接送剧团，村里都要出动六七辆牛车来装道具和乐器。“那时农村牲口多金贵啊，犁地拉货全靠它，一来一回接送影响农业生产。”温富荣说。

由于没有舞台，每到一处，群众还要拉土搭台、栽杆、挂幕，甚至要把自家的门板拆下来当舞台，把床铺铺下来当栏杆，通常是演一两场戏两三个小时，群众搭拆舞台却需要两三天。就有群众说：“想剧团，盼剧团，剧团来了招麻烦，戏只唱了小半天，俺得忙活两三天。”

为了减少群众的麻烦，不耽误农民生产，当时团里有人提议买几辆板车，自己拉着道具、乐器下乡。有了板车后，大家又开始考虑解决舞台问题。“最开始是圈一块地做舞台，四周用地幔围住，但这样演员和观众就混在一起了，分不清台前幕后，影响演出效果。”温富荣说。

能不能利用木板做舞台呢？有人提出这个大胆的想法后，剧团当即就试着干了起来。为了把板车拼在一起，大伙反复拼装，设计模型；为了节省开支，剧团的青年还向村里的木匠学习木工技术，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出一个流动舞台模型。每到一演出点，大家把板车下盘卸下，用3个一米长的支架作为舞台支柱，用钢丝绳将支架从车把



▲1月18日，在河南省禹州市南寨村，“板车剧团”的团员正在由汽车和木板组成的舞台上整理装束。

到车尾固定，6辆板车的车板拢在一起就成了宽阔的表演区。

它恰似“变形金刚”，一个人指挥，多人同时把板车伸展开，升杆扯幕，不一会儿平地就空起一座大戏台。

第一个流动舞台搭建好后，演员们还有些小心翼翼，从上去三五人到二三十人，从走台步到翻跟头，尽管吱吱呀呀作响，但舞台总算有了。板车流动舞台面世后，首场演出的剧目就是展示当时农民精神风貌的《朝阳沟》。

为把流动舞台制作得更好，剧团先后对板车舞台进行5次大革新，直到1970年才最终定型。板车由6辆增加到8辆，舞台面积由最初的60平方米增加到100平方米。自制板车流动舞台成功后，经过反复练习，最后用15分钟就能把舞台搭好。

“每次演出前，围观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，都睁大眼睛瞧稀奇，用板车搭舞台倒成了第一个节目。”温富荣说。

自此，鄢陵县豫剧团拉着板车流动舞台，不顾酷暑寒冬，农民有求，他们必应，推广学习“板车精神”一度响彻全国。也因为有了板车，他们走到更远的地方，把戏送上最偏僻的深山，送到离农民最近的田间。

### 上山到顶，下乡到底

“开场锣鼓震天响，村外大路上道，驴车、自行车哪里往戏场里赶，卖糖葫芦的车把上捆着草秆，草秆上扎满了火红火红的山里红。”回忆过去，老演员们有说不完的话。

在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，山区群众没有见过大戏进山。常常戏班还没来，唱戏的消息已传远，亲朋好友相互转告，相邀跋山涉水来看大戏。每一场戏都是人山人海。平地上站一下就把树上看看，杨树上，柳树上，一个树杈一个。

今年55岁的石淑玲，18岁加入“板车剧团”。她回忆道：乡下的路不好走，夜间赶路全靠月亮照明，赶上阴雨天没法走，当地老乡就接力拿着手电送我们。那时农村还很有穷，可每次唱完戏要离开时，老乡们拿着烙好的馍蒸好的红薯硬往我们手里塞。

“群众就是这样待我们，我们更是不喊苦，不喊累，一看到老百姓就来精神，一听到他们鼓掌浑身上下都是劲儿。”石淑玲说，剧团拉着板车，白天走上几十里路，晚上搭台唱戏，大家走到哪唱到哪。路上遇到正在劳作的群众，都会停下给他们唱两段再走。

温富荣回忆那时的场景：路上看到打麦场的

老乡，剧团都会停下来，摆开阵势，有人拿起锣，有人拨开弦儿，朝着麦地开一嗓子，劳作的男人放下镰刀拿起烟袋，女人解下头巾又腰擦汗，人越聚越多，唱完一段没听过瘾，还嚷着再来一段。因为要赶路，又不得不走时，老乡们就说：“回来的时候还路过俺这儿！”

“为人民服务必须完全彻底，台上台下一个样，人多人少一个样。”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，鄢陵县豫剧团拉着自制的“流动舞台”，为群众带去富足的精神文化食粮。上世纪80年代，为满足演出需要，“板车剧团”成立了一团和二团，80多名一线演出人员，活跃在广大农村地区。据统计，剧团用坏的板车、马车超过100辆。

在漫长的为农民送戏过程中，“板车剧团”始终坚持“上山到顶，下乡到底”，不因条件差、环境恶劣就拒绝去偏远的乡村，把优秀演出剧目送到农民群众的心坎上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鄢陵县豫剧团足迹遍及河南、陕西、山西、安徽、河北等7省200多个县(市)的乡村，至今已累计演出5万多场。去年一年来，鄢陵县豫剧团仅下乡、进校园公益演出就接近600场，给基层群众送去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大餐。

### 宁可误了种地，也要给群众唱戏

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我国不少地方对基层剧团实行差额补贴制度，剧团开始自谋生路，自负盈亏，加上演出市场受大众文化娱乐消费方式多样化的冲击，基层剧团逐渐滑坡，生存困境开始凸显。

“我经历过剧团最困难的时期，90年代，团里几乎没有经费，最少的时候，一年只发2个月零6天的工资。”42岁的贾鄂华算是团里的年轻人，也是鄢陵县豫剧团第三代“板车人”，父母都是“板车剧团”的老演员，从小在剧团长大的贾鄂华，如今已从前辈手里接过接力棒，成为鄢陵县豫剧团一团队长。

但，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剧团也从没散过。“生存不下去的时候，大家就各自找营生糊口，像我就是冬天卖菜，夏天卖瓜。但只要政府有号召，群众有需要，不管在哪，老师傅一声令，立马把菜处理好，当天赶回团里排练。”贾鄂华说。

为了让剧团坚持下来，大家舍不得休息，用更多的商业演出来弥补剧团收入，多的时候一天能唱5场大戏。“1991年进团至今，没有发过足月的工资。”贾鄂华说，现在一年差不多只能保障10个月的工资。

即使在这样困窘的情况下，团员们为了不把



▲1月18日，在河南省禹州市南寨村，“板车剧团”的团员演出结束后卸妆。本组照片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

功夫落下，为了确保随时能登台，大家每天都练习，洗衣服的时候唱，做饭的时候也唱，有时候一段唱完了，发现饭糊了，柴也烧干了，有的团员宁可误了种地，也要给群众唱戏。

虽然是鄢陵县里的正规剧团，但“板车剧团”看起来却像是个“野战军”——演到哪住到哪，谁家有空房子，铺个地铺就能凑合一夜。“有一次去外地演出，对方安排住在宾馆里，我回去跟团里人说，他们都不信，非说我诓人。”贾鄂华哭笑不得。

记者采访时，正值一场近年河南少见的大雪。在鄢陵县北的一个仓库里，演员在排新戏，屋外零下11℃，屋内零下10℃。不下乡的日子，剧团就在这里“歇着”，他们口中的“歇着”其实就是排戏。

如今，剧团最值钱的是一辆流动演出车，已服役11年，超期4年。实在没有多余的经费请导演和编剧，剧团就跟着电视学，跟着CD练……在他们看来，戏服可以破一点，舞台可以旧一点，但“板车剧团”的招牌不能砸。

借着近年来鄢陵县开展“舞台艺术送农民”活动，“戏曲进校园活动”“精准扶贫活动”的东风，“板车剧团”结合农村实际和脱贫攻坚，排演了《母亲》《天下父母》《新路》《谁不夸咱家乡好》《扶贫帮困结穷亲》等十几部脍炙人口的新剧目，如今演出订单不断。

“这还没过年呢，明年台口(档期)已经全都预订满了。”说起来，剧团另一位负责人张根海满是自豪：“咱农民，还是离不开戏！”

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，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。尽管“板车剧团”的人讲不出什么大道理，但他们知道，戏是农民的精神食粮。戏曲所宣扬的道德伦理最符合广大农民朴素的价值观，它宣扬惩恶扬善、鞭挞见利忘义、讽刺贪赃枉法、戏曲里人物的善恶忠奸，是非曲直，最能激起农民强烈的爱憎和共鸣。

让“板车剧团”无比欣慰的是，每次下乡演出，村里的百姓还似当年一样如痴如醉，经常趁着他们休息时，送来一篮子应季的瓜果。

### 无名无誉，百姓的掌声就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

入冬以来，剧团又进入了一年中最困苦的演出季。1月16日，结束了一整天的业务培训，鄢陵县豫剧团在夜色中开启了忙碌的一周，他们要在天亮之前赶到河南禹州南寨村，未来三

天，那里有7场大戏要拉开。“结束后，剧团还要连夜赶往漯河市黑龙潭乡，只盼着老天爷多给力，万万不能下雨雪。”贾鄂华说。

一年中最冷的几个月恰好是演出旺季，剧团里基本上每个人都患有关节炎。“我们不讲天气，不讲季节，不管多冷的天，只要台下有观众，都要登台唱，因为要穿戏服，穿太厚会影响演出效果，通常一场戏下来，脚都冻得没有知觉了。”张根海说，如今，条件稍微好了点，买了几个电暖扇在后台，演员一下场便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烤火取暖。

“团里已经十几年没有来过新人了。”人才队伍“青黄不接”是贾鄂华最担忧的事情，待遇差，没编制，甚至连个固定排戏的地方都没有。即使这样，他们仍“军心不动”。

从最早的架子车、板车，到如今的大篷汽车、流动舞台；“板车剧团”的演职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；团长换了一任又一任；任凭时代变迁，不变的是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勤俭办团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“板车精神”。

55岁的石淑玲是退休的老团长，一辈子不开戏的石淑玲在正式退休的第二天就又回到舞台上。“只有不断给群众唱戏，心里才能提着劲儿。”

41岁的台柱子陈巧真，11岁进剧团至今，30年没敢吃辣椒，也不知道冰棍儿是什么味。“就是为了保护咱的嗓子，给群众唱戏的时候不掉嗓子。”

业务团长程艳丽，在团32年，32年没有陪家人吃过汤圆，因为每年元宵庙会，正是他们施展的好时机。如今，儿子作为第四代“板车人”，已经成为“板车剧团”的新生力量。

两岁半的小淑妮，是剧团最小的成员，两个月大时就随着爸妈在剧团，现在已经能跟着大人有模有样地走台步。

没有明星的闪耀，没有大腕的排场，没有显赫的大奖，甚至没有像样的舞台，但一代代“板车人”却拥有着百姓最质朴最热烈最真诚的掌声。什么是好演员？当属那些深深扎根在群众中的文艺工作者。

他们是一群无名无誉的艺术家，却也是离农民最近的艺术家，举精神之旗、立精神支柱、建精神家园，都离不了这些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艺术家。

“不管是在什么时代，穷也要富也要，为农民唱戏都是永远不能变的。”73岁的温富荣说。铿锵之音，中气十足。

新华社记者陈晓波、吴帅帅

距周志华被确诊为胃癌并切除四分之三胃已近10年。在近乎奇迹般的康复后，他却一直忙着为自己的身后事奔走，尽管他今年也才65岁。

来自浙江省温州市的周志华，是一名商人，而他的另一个身份，则是温州市鹿城区生态回归促进会副会长。16日，他一早赶到当地的翠微山上，见证其和同仁推动的纪念园——义园的揭牌、动工仪式。

义园是浙江首个由民间倡议推动的专门的节地生态安葬纪念园，预计于2018年底竣工。届时，像周志华一样希望在身后选择海葬等不保留骨灰安葬的市民，均可在该园石碑上刻下名字，供后人缅怀。

周志华所在的温州市，历史上就有“厚葬”的习俗，在山上建“椅子坟”的现象十分突出，一度是中国青山白化最严重的地方之一。另一方面，温州墓地价格居高不下，一处普通的公墓，就要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。



▲蔡文麓(左三)、周志华(右二)等促进会成员合影。新华社记者陈晓波摄

之后，可以随着大海到世界各地去。”这是一个“大胆的想法”，周志华曾与一些同龄人交流，当准备提这件事时，对方却摆摆手，不愿再继续聊。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，身边竟有十几个友人支持海葬。他们商量着，墓地免了，省下的钱不如在海边建一个亭子，可供路人躲雨纳凉，也可供后人纪念。

2014年，周志华通过《温州商报》寻找海葬志愿者，想成立社会组织，进而向政府申请批地以建亭，由此认识了与他有相仿理念、现为温州市鹿城区生态回归促进会会长的蔡文麓。

蔡文麓幼时丧父，亲历了家人攒钱建坟、因建水库迁坟等种种，深感死之不易，决定自己百年之后不再建坟，仅将骨灰洒在父母的墓上，以

念生养之恩。

更让蔡文麓忧心的是，老一辈革命家倡导火化，冲破了几千年的土葬习俗，如今温州火化率已达100%，但解决了火化问题，并不等于解决了青山白化问题。“公墓越建越多，能安放下我们所有人包括子孙后代吗？”

周志华与蔡文麓一拍即合，他们身边很快汇集了五六百名有意于节地生态安葬的市民。

2015年3月31日，温州市鹿城区生态回归促进会在当年的清明前成立。生态回归之名，取义百年之后以绿色方式回到孕育生命的自然。

促进会还讨论决定，以更为庄严肃穆的纪念园取代亭子。截至目前，已有超过250位温州市民向促进会表达了身后选择节地生态安葬的意愿。

“浙江民政厅副厅长梁星心说。对于促进会的诉求，温州市及鹿城区民政部门十分支持。事实上，近年来，温州实行节地生态安葬的人数逐年上升，但由于不保留骨灰，后人无可供缅怀之处，节地生态安葬推进工作遭遇较大阻力，每年参与节地生态安葬人数不到全部死亡人数的0.5%。”

“可供后人缅怀并富有教化意义的纪念园，有望解决背后的两难问题。”温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、副局长王绍寅说。

但由于择地、用地涉及多个政府部门，纪念园建设方案进展缓慢，经反复协调，最终方案通过并于16日揭牌动工。义园位于翠微山高处，长约50米，宽约20米，占地面积1000㎡，与烈士陵园毗邻。

梁星心将周志华、蔡文麓等先行者比作“义士”，这也是义园之名的由来。“义薄云天的境界，义无反顾的勇气，义不容辞的担当。”梁星心说。

义园尽管不大，但在蔡文麓看来意义非凡。16年前，他撰文倡议为节地生态安葬的市民建纪念园，其中写道：纪念园“不仅是逝者回归大自然的场所，由于现代文明赋予古老传统的文化内涵，而将成为一种精神的化身和生命的象征，将被后人永远崇尚和敬仰”。